

請為愛留下

◎文 / 陳正勳導演



「難道不留下什麼就離開嗎？」這是內村鑑三在《留給後世的最大遺產》的提問。他提到「財富」、「事業」和「思想」是大家想，可是卻不是每個人都能留下的東西。留下的東西通常都會有紀錄。財富，可以看存摺。事業，可以讀財報。思想，可以寫成書。但是這些真的是該留給後世的最大遺產嗎？有沒有漏掉真正最該紀錄的事情？

內村鑑三說最大的遺產其實是要留

下「勇敢而高尚的人生」。因為這是人人都能留下，也是最該留下的。先留下了人生故事，後面接著留下的財富、事業、思想或是任何東西才能真正的傳承下去。

我是紀錄片導演。雖然曾經為不少人留下他們的人生故事，但是大多時候更是目睹錯失留下的遺憾。畢竟我們總是忙著不停的為生活奔波，打拚事業累積財富。縱使生病了，甚至來到生命末期，也經常忘了留下自己的故事。唯一留下的只有遺憾。

我是紀錄片導演。這輩子最大的遺憾，居然是沒能為我父親在生病期間留下任何影像，更別提什麼人生故事。

父親在民國 91 年診斷出肺癌，這時間剛好是我結束新兵入伍訓練，分發下部隊的時候。52 歲的父親，歷經電療、化療。原本期待中壯年的他，有很高的五年存活率，結果不到一年他就離開了。最後的日子，從居家安寧到轉進安寧病房。大學與碩士都是唸電影的我，不知道怎麼了，居然都沒有想到要請父親在攝影機前講他的人生故事。甚

至連如何安排最後這一段日子，都不曉得該如何與父親討論。彷彿只要不談到這件事，那視而不見的死亡就永遠不會來。

於是病人不開口，家人不敢提。唯一敢照動不誤的，就是牆上從不停下腳步的時間。滴答滴答的走著。

「小燕子」是父親居家安寧療護的護士，一個嬌小的女生，帶著瑪啡止痛針到家裡。她坐在父親的床邊，突然用台語問：「阿伯，你準備好了嗎？」。這句話沒人敢提，但她說的自然，一旁的我們都僵了。我永遠忘不了父親的回答。他笑著說：我準備好了。這一句「我準備好了」，讓父親與家人終於可以敞開心胸，共同面對死亡，並且幫助他完成心願。

儘管如此，我還是沒能為父親留下任何影像與故事。面對這個遺憾，我有千百個理由與藉口可以原諒自己。但這遺憾卻始終像根札在心上的刺，一直伴隨著我。退伍後，我幸運的在大學謀得一份專任教職，專門教授如何拍攝紀錄片。不論是身為紀錄片導演或是老師角色的我，心中有這樣的遺憾，這樣的刺，真是痛苦。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位老師對

我說：「或許你和你父親的關係，要從他走之後才是真正的開始」，這一句話徹底拔掉了這根刺。

父親在的時候，我來不及為他留下任何影像與故事。正是因為這個遺憾才促使我投入拍攝醫療主題的紀錄片。因為在病人與家屬的每一個鏡頭裡，拍的雖然是別人的故事，卻有著對父親滿滿的思念。因為每完成一部紀錄片，就會少了一次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遺憾。這根刺成為留下故事的魔法棒，為在與不在的人們紀錄下美好的回憶，創造能夠傳承不斷的故事。因為這根魔法棒，不在的人與我的父親都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。生死相安，無遺憾。

2010年衛生署頒發「傳染病防治貢獻卓越個人獎」，我是得獎人之一。其他得獎人有些是感染科、小兒科、婦產科或是腫瘤科的各科醫生。旁邊的醫生問我：您是那一科？我說：我是「一顆」鏡頭，是紀錄片導演。2011年我完成一部紀錄片《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》，講述一位母親全然接納她的孩子生病的故事。影片一開始，我的旁白說到：「生病是人生少不了的事，不論是病人，還是在身邊陪伴的人，都有他們的故事」。

為愛留下的第一件事為什麼是「勇敢而高尚的人生」，而不是財富、事業或是思想？因為詩人 T.S Eliot 說：「我們具有經驗，但是我們錯失意義」。人生，如果不去紀錄，記憶就會一再模糊與消逝，最後人生就是空走一回而毫無意義。留下沒有經驗與意義的身外之物，後人是不懂也更不會去珍惜。這就是富不過三代的原因。

一輩子，是有限的。但是如果能夠為愛留下真正最該留下的人生故事，有限的生命就能傳承下去。沒能為父親留下故事的遺憾成為我這輩子的使命，所以我拍紀錄片、發行紀錄片，以及透過演講與工作坊教大家如何拍片。豐富生命的秘密是看見與感受別人的故事，而說出自己的故事就是生命豐富生命的開始。

請為愛留下，不論是用文字或影像。

請為愛留下，不論是健康還是生病。

請為愛留下，不論是你的，還是你愛的人。

請為愛留下。